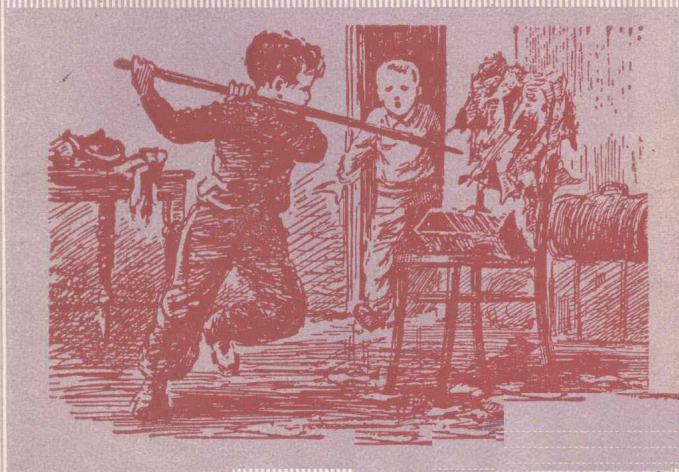


# 電報

蓋達爾著 徐筠譯



文光書局印行

## 譯者的話

阿爾卡基·彼得羅維奇·蓋達爾，是蘇聯有名的兒童小說作家。他的本姓是郭里柯夫，生在一九〇四年。原籍是蘇聯的高爾基省阿爾扎馬斯城，並且在阿爾扎馬斯中學唸過書。

蓋達爾的父親叫彼得·郭里柯夫，是一位教員。一九一四年，彼得·郭里柯夫上前線去和德國打仗。因為他宣傳布爾什維主義，在一九一七年被槍殺了。以後蓋達爾就跟着母親和姐姐過活。

在一九一八年，當蓋達爾十四歲的時候，他參加了紅軍。一九一九年，他在基也輔城的一所軍事學校畢了業。

蓋達爾在紅軍裏服務了六年，和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——國內

外的匪軍打過許多次仗。他在內戰裏掛過彩，還受了挫傷。一九二三年，他的挫傷又發作起來，因而病倒了。

在一九二四年四月，蓋達爾被入後備軍，擔任旅長。從這時起來開始用「蓋達爾」這個筆名寫作。他在十五年中一共寫了二十種書，其中大多數是寫給年齡較大的兒童讀的。不過成年人也非常愛讀他的作品。

在一九四一年，蓋達爾在「少共真理報」當軍事記者；到了西南方前線。九月間，他參加了郭列洛夫的游擊隊，成了機槍射手。十月二十六日，他在和德寇作戰當中英勇犧牲了。

蓋達爾的作品已翻譯成中文的有：曹靖華先生譯的「遠方」和「第四座避難室」，桴鳴先生譯的「鐵木兒及其伙伴」等。此外，「學校」和「革命軍事委員會」也有人在翻譯。

這裏介紹的「電報」（一名楚克和傑克）是蓋達爾的比較晚近的作品之一，寫在一九三九年。我覺得是一篇值得介紹的兒童讀物，所以譯了出來獻給讀者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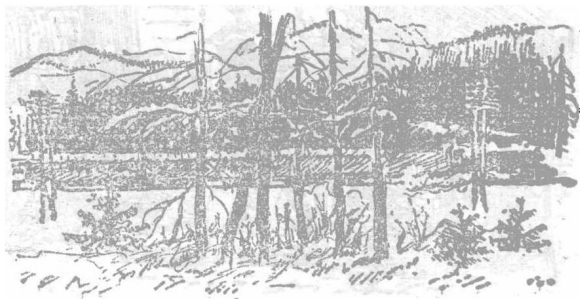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〇年九月於大連

有一個人，住在青山旁邊的森林裏。他做了許多工作，但是工作總不見少，所以他不能回家去過暑假。

到了冬天的時候，他終於覺得十分寂寞。他請得上級的准許，就寫信給自己的妻子，讓他帶着孩子們來他那兒作客。

他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叫傑克，一個叫楚克。

他們和母親住在遠遠的一個大城裏。這



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。白天和黑夜紅星都在這個城裏的塔頂上閃耀着。這個城當然是莫斯科。

當郵差上樓梯的時候，楚克和傑克正在戰鬥。說得簡單些，他們是在撕打。我已經忘記這次是爲了什麼打架。但是還記得：不是楚克偷了傑克的火柴盒，就是相反地，傑克搶去楚克的盛靴油的空鐵罐子。

兄弟倆剛剛用拳頭對打了一回，正好要來第二次的時候，門鈴響了。他們吃驚地互相看着。他們想是媽媽



來了。而這位母親有一種怪脾氣，她不去責備他們打架，只是把他們分開放到兩個房間裏，整整一小時或者兩小時不許他們一塊兒玩。可是一小時——滴塔、滴塔——有六十分鐘。兩小時，那就更長了。

正因為這樣，所以兄弟倆趕快擦乾了眼淚，跑去開門。

一看，原來不是母親，是來送信的郵差。

於是他們喊道：

「這是爸爸來的信！是呀，是爸爸來的！大概他快回來啦。」  
他們立刻高興得跳起來，在沙發上翻着筋斗。雖然莫斯科是世界上最優美的城市，可是因為爸爸整整一年沒有回家，這樣一來，就是在莫斯科也會覺得寂寞。他們只顧得快活，竟沒有發覺母親走進門來。

當她看到她這兩個寶貝兒子的時候，她非常驚奇。他們仰臥着，喊着，用鞋後跟撞着牆壁，撞得這樣厲害，連在牆上掛着的畫片都顫動起來，掛鐘裏的彈簧在嗡嗡作響。

但是，當她問明了他們爲什麼這樣高興以後，她沒有責備兒子們。

她只輕輕地把他們從沙發上推開來。

她匆忙脫下皮大衣，連眉毛上的雪花也沒擦一下，就趕快拿起信來——已經融化了的雪花，像火星似地在她那黑色的眉毛上閃爍着。

會有快樂的信，也會有悲哀的信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，所以母親讀信的時候，楚克和傑克都在仔細觀察母親的臉色。

開始時她皺起眉頭，他們也跟着皺起眉頭。後來她笑了，於是

他們斷定這是一封快樂的信。

母親放下信說道：「父親不來啦。她還有許多工作，所以上級不給他假回莫斯科。」

蒙在鼓子裏的楚克和傑克，無可奈何地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原來這不是別的信，正是一封悲哀的信。

他們一齊噘起嘴來，各人嘆了一口氣，生氣地看了看媽媽。不知道爲了什麼她正在微笑。

母親接着說道：「他不回來啦，但是他叫我們都到他那兒去作客。」

楚克和傑克跳下了沙發。

「他真是個怪人！」母親嘆息說。「說得倒容易：『來作客吧！』好像這是坐上電車就到了……」

楚克搶先回答說：「是呀，是呀！他叫我們去，那麼我們就坐上車去吧。」

母親說：「你這個傻子，到那裏得坐火車走幾千公里，然後還得坐馬拉的雪橇經過皮森林，在森林裏會碰到狼，也會碰到熊。這是多麼古怪的想法！你們自己想想看吧！」

「嗨！嗨！」楚克和傑克連半秒鐘也沒有想。他們一齊聲明說：他們不只是願意走幾千公里，就是走幾萬公里也願意。他們什麼也不怕，他們是勇敢。可不是嗎，昨天他們還用石頭把竄進院裏的野狗趕跑了。

他們手舞足蹈，說了很久，而母親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，一直在聽他們講。最後，她哈哈地笑了，抱起他們倆，轉了一個圈子，然後把他們丟在沙發上。

她早已盼望這樣的信，剛才不過是故意騙騙楚克和傑克，因為這位母親是一個性格活潑的人。

母親在帶他們出發之前，整整忙了一個星期。楚克和傑克也沒有白白浪費時間。

楚克用庖刀削了一把短劍。傑克弄到一根光滑的木棍，在上面釘了一個釘子，於是做成一支矛槍，嚇，可厲害啦，若是先用旁的東西刺穿了熊皮，然後把這支矛槍戳進熊的心臟，那麼熊當然就會馬上死去。

終於把一切事情弄完了。行李已經捆好。門上上了雙鎖，不叫偷兒們進屋裏來偷了東西。把櫃子裏的麵包屑和麵粉、米粒的殘餘打掃乾淨，免得招惹老鼠。隨後，母親到火車站買明天晚車的車票去了。

當她不在家的時候，楚克和傑克又爭吵起來。唉！若是他們知道這次爭吵會招來怎樣的禍患，那麼他們那天無論如何也不會爭吵的。

愛收藏東西的楚克，有一個平面的鐵盒子，裏面盛着包茶的錫紙，包糖的包皮紙——上面畫着坦克、飛機或者畫着紅軍戰士的他都收藏起來——還有做箭的烏鴉的羽毛，要中國戲法的馬鬃，以及各種各樣很有用處的東西。傑克沒有這樣的盒子。同時，一般說來傑克是個粗心大意的人，可是他却會唱歌。

事情原來是這樣，楚克到隱蔽的地方去拿他那個寶物盒子，而傑克在另一個房間裏唱歌，正在這時候，郵差走了進來，交給楚克一封寄給他母親的電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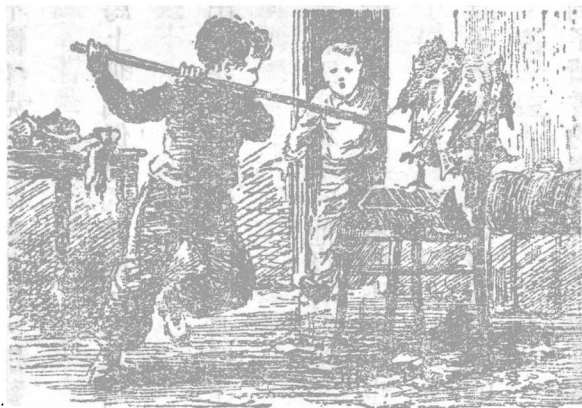
楚克把電報藏在自己的盒子裏，去看看傑克爲什麼現在不唱

了，却在喊着：

「烏啦！啦！啦！啞！啞！」

楚克帶着好奇心，稍微把門推開，於是看到一位兇惡的「得將」在揮動着雙臂。

在室中央放着一把椅子，椅子靠背上掛着一張被矛槍統統刺碎了的報紙，這樣也還算不了什麼。但是，該死的傑克，拿母親盛皮鞋的黃色紙盒當作熊的屍體，用矛槍猛力刺着。而楚克藏在這個紙盒裏有一個鐵口笛，三個十月革命節彩色



紀念章和四十六個戈比，這些錢是他不像傑克那樣胡亂花掉，儲蓄起來做長途旅行用的。

楚克看到被亂槍刺破的紙盒，就馬上奪出傑克的矛槍，把它用膝折斷，扔在地板上。

傑克像老鷹一般向楚克撲去，奪出他手裏的鐵盒子，躍身跳上窗台，把盒子從開着的小窗口扔出去。

受了欺負的楚克大聲哭着說：「電報！電報！」他沒有穿鞋，也沒戴帽子，光穿着大衣跑出門口。傑克感覺出事情有些不妙，也跟着楚克跑去。

但是他們找不到鐵盒子，在這個盒子裏放着誰都還沒有看過的電報。

不知道它是掉在雪地裏，現在沉到了積雪的深處，也不知是落

在小道上，被過路的人拾走了，但是，不管怎樣，連盒子，連裏面的一切東西，以及還沒有拆封的電報，都永遠不見了。

×

×

×

楚克和傑克回到家裏以後，沉默了很久。因為他們知道兩人都要受母親的處分，所以他們和好了。因為楚克比傑克整整大一歲，他担心要受到更重的處分，於是他想出一個主意來。

「喂，傑克！若是我們乾脆不告訴媽媽電報這回事，你看好不好？電報有什麼了不起！我們就是沒有電報也會很快活的。」

傑克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撒謊是不行的。媽媽一向對於撒謊會更加生氣的。」

楚克高興地喊道：「我們不去撒謊，若是她問：電報在那兒？那麼我們就告訴她。若是她不問，我們何必搶去告訴她呢？我們可

不是多嘴多舌的人。」

傑克同意說：「好吧，若是不是撒謊，那我們就這樣做吧。楚克，你出的這個主意真好。」

他們剛剛商量好這件事，母親就進來了。她因為弄到了好的火車票，所以很高興。可是她還是馬上看出她的寶貝兒子們在哭喪着脸，而且眼睛已經哭溼。

母親一面抖掉衣服上的雪花，一面問道：

「孩子們，你們說吧！我不在家的時候爲了什麼打架的？」

楚克否認說：「沒有打架。」

傑克證明說：「沒有。我們剛想打架的時候，就馬上想到還是不打架好。」

「我很喜歡這樣想法。」母親說着。她脫去外衣，坐在沙發

上，拿給他們看一張大的和兩張小的硬硬的綠色車票。一會兒，他們吃過了晚飯。隨後噪聲停了，燈熄了，大家都睡了。

因為母親一點兒也不知道電報這回事，自然什麼也沒有問他們。

x

x

x

第二天，他們起程了。但是，火車是在很晚才開走的，出發的時候，楚克和傑克從漆黑的車窗裏看不到任何有趣的東西。

夜裏，傑克醒了，想喝水。車廂天棚上的小燈都熄了，但是傑克周圍的東西——在舖有桌布的小桌上跳動着的玻璃杯，這時顯得微微發綠的黃色的橘子，以及在震動着的睡得熟熟的母親的臉，都被照上一層藍色的光。

傑克從帶有冰霜花紋的車窗裏看見了月亮。月亮大極了，這是